

《开罗三部曲》与《激流三部曲》女性形象比较

摘要：马哈福兹与巴金的“三部曲”小说，在内容、题材方面有许多类似之处，本文聚焦于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，通过归类、对比、分析，来揭示出作者对女性解放的呼唤和对新女性出现的殷切希望。

关键词：开罗三部曲；激流三部曲；女性形象；马哈福兹；巴金

1988年，瑞典科学院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埃及的著名作家纳吉布·马哈福兹时，对他的授奖评语是这样的：“他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——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，唤起人们树立雄心——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。”而在几乎同时代的中国，也有一位现实主义大师引人瞩目，那就是巴金，他所创造的“青年世界”是30年代艺术画廊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，巴金也因此为扩大现代文学的影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两位所作的“家族小说”——《开罗三部曲》与《激流三部曲》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因此马哈福兹与巴金的比较研究也成为当下的一个重要课题。本文旨在将两部巨著中的主要女性角色进行对比分析，试图从看似相同的人物形象背后挖掘出不同的特性，并分析深层的原因。

1、艾米娜与瑞珏——逆来顺受的旧式女性

艾米娜在小说中是埃及中产阶级妇女的代表，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着埃及妇女的传统价值观。首先，作为妻子，艾米娜勤劳而贤惠，对男权压迫逆来顺受。过早的婚姻让她从父权的控制之下被转移到夫权的掌控之中，然而她并没有抱怨，而是顺从地过起了以丈夫为中心的生活。她白天要在家里操劳一切，夜晚还要等待在外花天酒地的丈夫回家并服侍他。但她自己却没有自由，结婚后二三十年，从未迈出家门一步，当她在儿女撺掇下，生平第一次跟孩子们去参谒了一次清真寺，回来后却险遭休弃。艾米娜是被夫权压迫的传统妻子形象的典型。但随着“三部曲”的发展，艾米娜渐渐觉醒，反抗以及获得了一些自由，然而心理上仍将家庭与丈夫看为最重要的东西。其次，作为母亲，艾米娜对孩子无微不至地关怀，使家庭氛围和睦而愉快。她对孩子未来的关注，更显示出她的脱离世俗功利，因此而有一层圣洁的光彩。

同样地，在《激流三部曲》中也有这么一位如天使般圣洁善良，也略显懦弱与逆来顺受的女人——瑞珏。瑞珏的婚姻是觉新的父亲用抓阄的方式决定的，这种荒谬的方式一开始就注定了瑞珏命运的悲剧性。她完全沦为封建社会下父母包办婚姻的牺牲者，只是她很幸运地遇见了同样善良的觉新，陷入爱河的她视丈夫如同自己的生命。她理解觉新在家族中进退两难的境地，宁愿牺牲自己来换取他的幸福，然而这种一味的让步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。她因所谓的代表着封建势力的“血光之灾”的威胁而到家外的破旧房子生产以致死亡，觉新

都无法进月房看她一眼。“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，是整个制度，整个礼教，整个迷信。”觉新后来领悟到这个道理，然而已经太晚。

两位善良顺从的女性，让读者在同情之余更是为之愤而不平，深切反映了黑暗时代对女性的禁锢，使女性丧失了独立意识。

2、 阿依黛与淑英——上层社会的女性代表

马哈福兹的“开罗三部曲”中的阿依黛，则是与艾米娜不同的另一类女性形象的代表。她出身名门贵族，接受过教育和西方文化的影响，因此生活方式更为自由。而《激流三部曲》中的淑英，作为高公馆的二小姐，也属于名门贵族，比起下层女性如鸣凤、婉儿等，有更多的机会受到新式的教育。在这一点上，与阿依黛相同，但两位作家却给了两位女性不同的人生道路。阿依黛的自由并没有将之引上一条个体独立的道路，而是主动地、无暴力压迫地认可了父权社会，这是一种彻底同化的表现。她的婚姻，她的生活完全被纳入了父权社会体系之内，而她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，这才是最可悲的所在。

而淑英则走上了一条艰难、曲折的反抗道路。她在哥哥的帮助下拒绝了祖父许配的婚事，又在觉民和琴的鼓励下接触到了五四新文化。虽然她常常因没有勇气而退缩，但最后终于克服了困难，变成了新青年。《激流三部曲》就是淑英反抗的整个过程，到最后，她的离开家庭逃到上海，证明了她反抗的坚决、彻底以及成功。

从这两位女性形象可以看出来，巴金对“五四”新潮运动是持积极态度的，认为封建家族的腐朽已经无法阻止青年一代的成长，而马哈福兹则对西方文化并不抱有太多希望，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从本质上依然还是压制女性的父权社会。

3、 苏珊与琴——理想化的新女性

苏珊与琴一样，都是作者着力塑造的新女性形象。在她们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觉醒，寄托着作者的追求和理想，显示着民族的希望。

首先，她们都有新思想。独立的苏珊拥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，是一个社会主义者，她编辑杂志《新人类》，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，上街发传单等。琴是已经用“五四”新思想武装起来的新女性，读《新青年》、《少年中国》等宣传新思想的杂志，参加《利群周报》社的会议，为宣传新思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
其次，她们都敢于冲破家庭对传统女性的束缚。苏珊是个叛逆的女性，她敢于走上街道，参与社会生活，为获得自由解放而斗争。琴在母亲拒绝她去新式学校时声明“必须坚决地奋斗！”，并且敢于冲破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的传统礼教，与觉民建立了纯真的爱情。

最后，他们都以自己的进步的思想，坚强的意志影响了其他人。苏珊以自己的政治见解影响了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肖凯特，并最终与之结为革命夫妻，成为自己丈夫的工作伙伴和人生导师。琴在觉民的抗婚斗争中，也给了他极大的温暖和支持。除此之外，她在觉新痛苦软弱时，劝他继续奋斗，在淑英害怕

退缩时，给她安慰，又启发她觉悟。

苏珊与琴的惊人的一致性，表明了这是新式女性的最理想化的表现，无论是身在埃及的马哈福兹，还是中国的巴金，都呼唤着女性的解放，都有着对完美新女性的憧憬。

4、 结语

艾米娜和瑞珏这一类逆来顺受的旧式女性值得我们的同情，却不值得我们学习；阿依黛与淑英这一类上层社会的女性有机会改变自己的人生，若没又觉悟则会同样被束缚和压制，若觉醒，则能成为传播新思想的中流砥柱；苏珊与琴这类理想化的新女性才是作者真正期盼看到的，也是我们不断追求的目标所在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巴金. 家[M].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

[2] 张堃.马哈福兹 “开罗三部曲” 中的女性形象[J].芒种 Mangzhong Literature,2014

[3]杨江琳, 巴金《激流三部曲》中女性悲剧形象解析[J].大众文艺,2013

[4]宋桂珍,评巴金《激流三部曲》中的青年女性形象[J].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1990